

# 文学和语言的 界面研究

主编 陈洪 张洪明

WENXUEHEYUANYUANYUANJIENMIZHONG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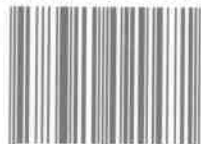
南开大学出版社

# 文学和语言的 界面研究

责任编辑：薄国起 丁福原

封面设计：丁沙铃

ISBN 978-7-310-02947-1



9 787310 029471 >

定价：48.00元

# 文学和语言的界面研究

主编 陈 洪 张洪明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和语言的界面研究 / 陈洪, 张洪明主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310-02947-1

I. 文… II. ①陈…②张… III. 古典诗歌—文学语言—  
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801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4.75 印张 2 插页 378 千字

定价:4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 序

陈 洪 沈立岩

昔者严沧浪以禅喻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也可以说是最富东方色彩的理论命题。对此历代皆有鼓吹、阐扬者，如王渔洋深契其说，至有“诗禅一致，等无差别”之论（《香祖笔记》）。亦有不以为然者，如刘克庄云：“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题何秀才诗禅方丈》）

诗禅关系至为缠夹，此处不作深论。然此相反两种观点却不期然地把文学两个最基本性质揭示出来。一方面，与“不立文字”的禅思相比，“不离文字”乃至以文字为安身立命之所，乃是诗歌与文学的最大特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因此成为无可争议的判断。另一方面，文学又有超越一般意义——能指、所指意义——上的语言的性质，有研究者称之为“非透明”性。这一点，其实就是严羽“以禅喻诗”的出发点。而综合两方面，“不离”也罢，“不立”也罢，都是从语言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所以，研究文学，实在离不开语言的视角。

那么，研究语言呢？文学的视角又有何意义呢？

进入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学术潮流向语言学领域涌涌，对语言的认识较之以往深刻了许多，因而也就揭示出在语言与文学之间，尚有一层特别的因缘。

文学以语言为材料，为工具，一如雕塑之以金石土木为材料，为工具，此人所共知，似更无甚深意可究。但自 20 世纪以来，语言观本身的变化却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所开辟的分析哲学，酿成了深刻而持久的“语言论转向”，在语言观方面，也发生

了从工具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语言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语言就是我们所是和所知的一切。维特根斯坦所谓“我的世界以我的语言为限”，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所谓“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等等，无不凸显着这样的命意。沿着这样的逻辑，所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就不仅仅是说文学是以语言为材料和工具的艺术，而意味着文学乃是一类深邃的语言，是与存在之混沌状态相对应的特殊的语言，由之，我们可以倾听存在之隐秘，窥见世界的真相。

当语言被提升到本体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时，其形态必然要覆盖存在的三千大千。如同佛学中唯识论以“种子说”辨析名相，三千大千的复杂要求“种子”的辨析自然趋于细密复杂；而人们的心识既要应对简明的境象，也要以混沌境象为对象，语言的深层意味、隐微功能于是而得以表现、彰显。因此，文学的视角，实在也是今天的(乃至未来的)语言学离不开的。

由语言入手以研究文学，在文体论、风格论、叙事学等诸多领域，往往可以收直探本源之效果。而文学语言的微妙处又是语言学拓宇开疆的好机缘。因为只有文学的园囿里，语言的生命才展现得最为弘富深幽。如语音之轻重疾徐，于哲学之推理、科学之证明皆无价值可言，然而一旦分为四声，辨于平仄，究乎粘对，演为声律，则推敲取与之间便有无数微妙难言甚至判若霄壤的审美效果。俄国形式主义推重文学语言，强调语言符号的可触知性，便建基于此。类此之例，不胜枚举。由此路前行，文学研究必将与语言研究逐渐由隔膜而交流，由交流而互补，将来也必走向融通。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张洪明教授于此独具只眼，三两年间，时以此义与南开同仁切磋琢磨，更于前年倡言两校共同主办“语言与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南开的文学院历来有语言学与文学双轮共进、两科比翼的传统，因而欣然响应。于是，而有 2007 夏季之盛会；于是，而有此会议论文之结集。

此文集虽还有部分“嵌”而未融、融而未明的不尽如人意处，但探寻新视角、建构新范式的努力还是显而易见的。有鉴于此，聊卞数言于卷首，向学界的朋友推介之。

戊子清明于南开园

# 目 录

序 .....	陈 洪 沈立岩
汉语诗律学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论唐代碑志铭词韵式之新变 .....	程章灿 (1)
试论“燕许”变革文体之功 .....	林大志 (24)
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	
——策问部分考察 .....	陈 飞 (37)
清初词坛的诗词之辨 .....	孙克强 (52)
新词入旧诗问题之探论	
——从黄遵宪诗谈起 .....	董就雄 (65)
论三音节音步的历史来源与秦汉诗歌的同步发展 .....	冯胜利 (85)
八病管窥	
——从建安至初唐以上尾、鹤膝二病为主的	
诗歌声病定量分析 .....	胡 旭 (120)
平声賒缓·八病 .....	卢盛江 (138)
沈约声病说源于民间歌诗传唱 .....	吴相洲 (153)
韵律与格律 .....	施向东 (164)
古典诗词“平仄律”的特征及其汉语声学基础 .....	吴为善 (173)
元祐二年同文馆诗歌唱和活动研究	
——兼探唱和形式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	阳 静 (184)
中国新诗格律化的可喜尝试	
——论赵朴初的“自度散曲” .....	石钟扬 (195)
日本汉诗吟诵记谱举例 .....	李 力 石 锋 (206)
汉语、汉字与汉文学 .....	周祖庠 (217)
“近取诸身”义证 .....	方丽萍 (224)

《世说新语》与禅宗语录言说方式的相似性研究 与探源 .....	刘晓珍 (235)
《神乌赋》语词考释的总结与思考 .....	踪 凡 (255)
唐宋诗语辞比较五题 .....	胡晓明 (264)
灯、玻璃与视觉现代性：晚清上海城市叙事的建 构与转型 .....	吕文翠 (278)
试论曹丕、曹植诗中人称代词的语用特质	
——从“抑丕扬植”说、“代言体”诗篇探讨 .....	李锡镇 (307)
刘勰与刘穆之	
——从《异苑》两条材料谈刘勰的几个问题 .....	汪春泓 (333)
论“汝语”——一位亡国之君的谑诗 .....	范子焯 (343)
浅析李煜词语言的通俗化倾向 .....	李东宾 (361)
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比对 .....	周文业 (370)

# 汉语诗律学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 ——论唐代碑志铭词韵式之新变<sup>①</sup>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程章灿

### 一、引 论

古人写作碑志铭文例用韵文，无论从其语言形式还是从其内容表现上看，这些铭文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在历代碑志铭文中，年代最早的无疑是汉碑铭文。在写作铭文之时，汉碑作者不仅明确称其所作为“诗”、“歌”或者“颂”，从名义上确认其所作铭文为诗体，而且以其属辞谐韵以及分章结构，从形式上再度确认其所作铭文为诗体。汉碑铭文不仅为后代碑志铭文树立了一种创作典范，而且在汉语诗歌语言形式演进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碑铭文亟待纳入诗学的研究范围，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作品称为“铭诗”。但是，另一方面，在厚古崇汉的文化传统之下，汉碑的这种典范作为一种程序，也对后代碑铭文以及由直接从碑铭文发展而来的墓志铭文的创作带来了某种规范甚至约束，从而妨碍了碑志铭文艺术的进一步发展。魏晋南北朝碑志铭文恪守程序，缺少创

<sup>①</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碑志文体的形成与演变》（批准号：02CZW005）阶段性成果。

<sup>②</sup> 关于汉碑铭文的诗史意义，参看拙撰，Poetry Inscribed on Stones: Prosody in Han Stele Inscrip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Poetic Genres，未刊稿，曾在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06年年会（2006年4月8日至10日，旧金山）上宣读。

新，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规范和约束的表现和结果。

有唐一代，诗文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碑志铭文创作，无论是在结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表现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由于人们对唐代文学的注意力绝大多数集中在诗歌方面，对于散文的关注，除了一些大家名家和少数名作之外，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不足；至于唐代碑志文之创作，除了韩愈等极少数大家及其名作之外，更是鲜有问津者。具体到碑志铭文，尽管其在艺术形式上颇多创新，却几乎无人齿及。<sup>①</sup>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囿于狭隘的文学观，对传统碑志文之文学性认识严重不足；二是没有充分注意到碑志铭文的形式美，更没有将其作为富有诗意美和形式美的诗体来看待，这是令人遗憾的。

作为一个在传统文体学中约定俗成的称法，“碑志铭文”一词容易引导人的思维确认其散文的属性，而忽略其诗体的形式与意义。个人认为前文提到的“铭诗”一名可以使用，但考虑到此一概念目前尚不为学界同人所普遍熟悉，故决定采用“碑志铭词”这个在文体界定上略带中性的名称。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诗体，历代碑志铭词不仅为汉语诗律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新材料，而且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挖掘与剖析，还可以发现和探讨一些关于汉语诗律学的新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拟围绕唐代碑志铭词在韵式新变方面之表现，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探讨唐代碑志铭词对韵式探索方面之贡献，并试图揭示其对中国诗体韵式革新之意义。

## 二、唐前诗歌及碑志铭词韵式之概况

所谓韵式，是指诗歌中由不同的韵脚位置安排而形成的形式特点。关于中国古代诗歌之韵式，朱光潜有如下论述：

从前中国诗人用韵的方法分古诗、律诗与词曲三种。古诗用韵变化最多，尤其是《诗经》。江永在《古韵标准》里统计《诗经》用韵的方法有数十种之多。例如连句韵（连韵从两韵起一直到十二句

---

<sup>①</sup> 此类论文为数甚少，今举以下二例：叶国良，《韩愈家墓碑志文与前人之异同及其对后世之影响》，《石学丛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页47-100，周敏，《韩愈碑志的创革之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止)、间句韵、一章一韵、一章易韵、隔韵、三句见韵、四句见韵、五句见韵、隔数句遥韵、隔章尾句遥韵、分应韵、交错韵、叠句韵等等(江氏举例甚多,可参考),其变化多端,有过于西文诗,汉魏古风用韵方法已渐窄狭,惟转韵仍甚自由,平韵与仄韵仍可兼用。齐梁声律风气盛行以后,诗人逐渐向窄路上走,以至于隔句用韵,韵必平声(注:律诗也偶有押仄韵者,但是例外)。一章一韵到底,成为律诗的定例。<sup>①</sup>

江永的统计及其分析,见其所撰《古韵标准》卷首《诗韵举例》。虽然江氏分析稍嫌繁烦,某些举例也有可能未必确当,<sup>②</sup>但我们必须承认,《诗经》中的韵式确实是多种多样、富于变化的,与之相较,稍后的楚辞以及汉魏古诗的韵式便明显简单多了。约而言之,唐前各体诗歌甚至唐代近体诗,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在韵式方面却表现出一种共同倾向,即韵脚的位置一般位于偶数句末,除了近体诗第一句(可押可不押)、古体诗转韵句以及柏梁体诗之外,奇数句通常不押韵。<sup>③</sup>汉碑铭词的韵脚位置一般亦在偶数句末,无论是其句式为四言、骚体抑或五言、七言,隔句用韵、偶数句末押韵的传统韵式“一枝独秀”,占据了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人承受其影响,大多数碑志铭词仍然沿袭汉代成规,陈陈相因,直到唐代,犹未衰减,其例甚伙,不胜枚举。《诗经》中那些繁复多变的韵式,有如昙花一现,便长久地被人遗忘了。

既然朱光潜将韵式多变的《诗经》与西文诗相比,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西洋诗歌韵式变化的大概情况。在叙述西洋诗歌韵式之前,为了使韵脚标注便捷直观,本文拟引入王力《汉语诗律学》中曾用过的西洋记韵法,“这种记韵法是用 a, b, c, d 等字母来表示的”,“字母相同,表示韵脚相同。例如一首诗有四行,它的韵脚是 abab,表示第一行和第三行押韵,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sup>④</sup>按王力《汉语诗律学》的总结,西洋诗以每段四行为最常见;如果每段八行,往往可认为两个四行的结合。而

① 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166。

② 例如对“三句见韵”到“五句见韵”的分析,以及对交错韵的举例,等等。见清·江永,《古韵标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王力,《汉语诗律学》(增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54-74,页375-393。

④ 《汉语诗律学》,页917。

四行的韵式大致可分为三种：

1. 第一行和第二行押韵，第三行和第四行押韵(aabb)叫做随韵(法文 rimes suives)；

2. 第一行和第三行押韵，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abab)，叫做交韵(法文 rimes croisees)；

3. 第一行和第四行押韵，第二行和第三行押韵(abba)，叫做抱韵(法文 rimes embrassees)。<sup>①</sup>

这三种韵式是主体，“其他各种韵式都可认为这三种韵式的变相”。<sup>②</sup>王力将对这三种韵式的介绍，放在《白话诗和欧化诗》一章中，这容易使人觉得这些韵式主要见于汉语白话诗和欧化诗中。但事实上，这些韵式在《诗经》中曾经或多或少地出现过，而在《诗经》以外的其他汉语古典诗歌中罕见或不见应用的例子。

随韵的韵式是句句押韵，每两行(句)一换韵，与江永所谓“连句韵”尤其是其中的“连两句韵”有些相似，与转韵古风也有相似之处。但是，转韵古风多数是四句或四句以上才转韵，两句即转韵毕竟只是少数，而全篇都采用两句即转韵形式的更是少而又少。《文心雕龙·章句》云：“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在隔句用韵的情况下，两韵即有四句，如此尚嫌声调躁促，那么，两句即换韵自然更显躁促。这或许可以解释汉语古典诗歌中为什么几乎没有通篇随韵的作品。王力曾注意到，岑参《轮台歌》已经非常接近随韵中的一种——“每两行一韵”的偶体诗(couplet)：<sup>③</sup>它每两句换一韵，而且平仄相间，但是到了篇末，还是不得不改用四句一韵，“因为不能一直促到底，必须衍为四句，以舒其气。”<sup>④</sup>

交韵亦即江永所谓“隔韵”，这种韵式在《诗经》中早已有之，江永和王力两家已从《诗经》中找到了很多例子。<sup>⑤</sup>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① 《汉语诗律学》，页 920-921。

② 《汉语诗律学》，页 920。

③ 《汉语诗律学》，页 923。

④ 《汉语诗律学》，页 365。

⑤ 江永说见其《古韵标准》，王力说见《汉语诗律学》，页 1010-1015。又见王力《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 70-页 75。《诗经韵读》将《诗经》中的交韵分为纯交韵和复交韵两种，其所谓“纯交韵”相当于《汉语诗律学》所谓“交韵”，所举例证有所不同。王力在这两本书中所举交韵例子，与江永书亦有出入。

是，这种在《诗经》中不算罕见的韵式，在《诗经》以后，至少直到唐代以前，在各体诗歌及碑志铭词中却难以再见到踪影。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里指的是交韵的正则，亦即双交（abab），而不是其变例亦即单交——偶行押韵而奇行不押韵（abcb）那种形式。实际上，单交韵式在汉语古典诗歌中最为常见，首句不入韵的绝句和律诗便都属于这种韵式。不少首句不入韵的古诗和碑志铭词也属于这种韵式。

与随韵、交韵相比，“抱韵是纯然西洋的形式”，“中国诗人，除了近年的商籁作家之外，用抱韵的很少。”<sup>①</sup>在《诗经》中，只有《周颂·思文》、《大雅·大明》、《小雅·车攻》三篇中各有四句符合严格的抱韵标准，因此可以说，“抱韵在《诗经》中少见”。<sup>②</sup>

在上述这三种正体韵式之外，还有一些杂体韵式，如遥韵。“凡不止隔开两句押韵的，叫做遥韵。有时候，是每段的末句互相押韵。”如果以英文字母表示其韵式，则是abcd efgd……。 “现代汉语欧化诗里，似乎很少有用遥韵的，我们还没有看见过，因此无可举例。”<sup>③</sup>而在古典诗歌中，至少在《诗经》中，却早已经使用遥韵这种韵式，“一般是在诗章的末尾，而且是同样的句子”。<sup>④</sup>江永《古韵标准》中所标举的《诗经》“隔数句遥韵”、“隔章尾句遥韵”二例，即属遥韵之式。让我们同样感到遗憾并纳闷的是，《诗经》以后，唐前各体诗歌中也未见采用这种韵式者。

遥韵之外，西洋诗歌杂体韵式中还有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韵式混合使用而形成的诸种形式，诸如交随相杂、交抱相杂、随抱相杂、交随抱相杂等等，有的在白话诗或欧化诗中有较多或少数诗人仿用，有的则无，在古典诗体中，则基本上未见其例。

但是，如果我们将唐代碑志铭词方面的材料纳入汉语诗律学范畴，我们的视野中便会出现一幅新的汉语诗律史图景。至少从初唐开始，就有不少碑志文作家开始穷极思变，致力于韵式的创造与革新，并创作了相当一批在韵式上独具匠心的碑志铭词，其形式变化多端，不仅可以与前代的《诗经》相提并论，有过之而无不及，亦可与西洋诗歌争奇斗妍。从总体来看，唐代作家在碑志铭词韵式方面的新变可谓层出不穷，但是，

① 《汉语诗律学》，页 929、930。

② 《诗经韵读》，页 75。

③ 《汉语诗律学》，页 931、932。

④ 《诗经韵读》，页 90。

他们的独特贡献并没有引起诗律学者的注意，更没有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实际上，在这些向来被忽略的历史材料背后，也存在尚待开掘的若干有关汉语诗律学的新问题。

### 三、唐代碑志铭词韵式举例及分析

清梁玉绳（1745—1819）《志铭广例》卷一“铭词异格”条云：

《郭忠武王家庙碑》，颜鲁公撰，并书铭词八章。每章四言五句，上四句，麀、阳、皓、东、置、阳、啸、支，各同用韵；末一句合八章同用侵韵。此格前所未有的。<sup>①</sup>

梁玉绳指的是载于《文苑英华》卷 880 的颜真卿（709—785）《郭子仪家庙碑》，其铭词如下（加粗者为谐韵之字，下同）：

郭之皇祖，肇之虢土，逮乎后昆，实守左辅。徙华阴兮；  
源长流光，施于司仓，凉州兵部，克炽而昌。载德深兮；  
笃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听之，永锡难老。式如金兮；  
于穆令公，汾阳启封，文经武纬，训徒徙空。简帝心兮；  
舍一不二，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暨。昭德音兮；  
芝馥兰芳，羽仪公堂，子子孙孙，为龙为光。锵璆琳兮；  
乃立新庙，肃雍允邗，神保是听，孝思孔昭。重居歆兮；  
乃立高碑，盛德美鼓，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来今兮。<sup>②</sup>

这篇铭词每章五句，第一、二、四句相互谐韵，而第五句则与另外七章的第五句谐韵，也就是说，前四句在押韵上自成一体，第五句另为一体。这样，章与章之间、章内各句之间，形成了一种既有分别、又有趋同的特殊联系。通过巧妙的韵式安排，颜真卿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韵式结构。显然，梁玉绳已经注意到其形式的与众不同，故叹为“铭

① 清·梁玉绳撰，《志铭广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卷880，页4642

词异格”，“前所未有”，叶国良先生也称此式“足广异闻”<sup>①</sup>。笔者赞同梁、叶二家的看法，但更想进一步指出，诸如此类的“铭词异格”在唐代碑志文中并不罕见。

差不多与《郭子仪家庙碑》同时，在唐代宗永泰（765—766）年间，就有一篇碑文铭词的韵式与此相同，只不过用韵略疏，换韵较频而已。这就是豆卢诜（765—766 前后在世）《岭南节度判官宗公神道碑》：

于穆君子，**问**望不**已**。文武并**茂**，忠孝兼**美**。德所立**兮**。  
奕奕韩邑，嗷嗷疲**人**。命公为**宰**，厥政维**新**。化所及**兮**。  
小臣不**帅**，肆虐荒**裔**。师徒不**勤**，渠魁自**殪**。资令**谋**兮。  
圣朝懋**赏**，俾崇乃**秩**。卿月照**庭**，堂霜辉**质**。沐鸿**休**兮。  
天地不**仁**，殲我邦**彦**。百身莫**赎**，孰不兴**怨**。行之**积**兮。  
孀妻孤**女**，魂断骨**惊**。爰纪贞**石**，永播芳**名**。美无**斁**兮。<sup>②</sup>

第一、三章的韵式与《郭子仪家庙碑》完全相同；其他各章第一句不押韵，与《郭子仪家庙碑》略有不同。章末句押韵，但每两章即换韵，与《郭子仪家庙碑》之一韵到底亦有不同，但总的来看，章末句两韵之间皆相隔三句以上，属于遥韵。从整体来看，这两篇铭词的韵式应该说属于同一类，即单交与遥韵相杂式。

五句一章的铭词之外，再请看四句一章的铭词。《大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司勋郎中吉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吉浑墓志铭》）云：

维岳吐**符**，降先大**夫**，匡周道**乎**，本枝**乔**兮；  
灵气不**绝**，世载丕**烈**，三叶钟**绝**，懿美**昭**兮；  
堂堂司**勋**，扬光腾**芬**，显允令**闻**，厉高**颯**兮；  
锦制唯**明**，馥奏作**程**，开物有**成**，灼天**朝**兮；  
才唯经**济**，雅心未**契**，倏遭大**戾**，忽若**飘**兮；  
大河之**溜**，崢嵘古**墟**，次□相**之**园**祠**，松萧**萧**兮；

① 叶国良，《石例著述评议》，《石学丛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页115。

② 《文苑英华》，卷927，页4883。

□嗟大夫，垂昭业于永永，铜幽夜于遥遥兮。<sup>①</sup>

这篇铭词共七章，每章四句，除了第七章之外，其余六章皆遵循同一韵式，即：在各章之内，前三句句句押韵，末句则与其他章末句押韵。这篇铭词与《郭子仪家庙碑》同样通篇采用四言句式，末句同样以“兮”字收尾，韵字同样在“兮”之上，但仔细比较，仍可看出诸点同中之异：全篇章数不同；章下句数不同；章中韵数亦复不同。在《郭子仪家庙碑》，每章末句与相隔四句的另一章末句押韵；而在《吉浑墓志铭》中，每章末句与相隔三句（最后一章末句与倒数第二章末句之间只隔开两句）的另一章末句押韵。如果用字母来表示，则《郭子仪家庙碑》铭词之韵式为 aabac, ddedc……每章头两韵与第三韵之间相隔一句；《吉浑墓志铭》铭词前六章之韵式为 aaab, cccb,……每章头两韵与第三韵之间没有间隔（好像删去了《郭子仪家庙碑》铭词中不押韵的第三句），属于随韵中的三随式（aaa,ccc……）。这两篇铭词的韵式，用江永的术语来说，属于“隔章尾句遥韵”；用《汉语诗律学》自西方诗律学引进的术语来说，此种韵式称为遥韵。而《吉浑墓志铭》铭词则是随韵（三随式）与遥韵杂用，可以称为随遥相杂式。

无独有偶。《吉浑墓志铭》铭词之韵式亦见于权德舆（758—815）《温州刺史裴希先碑》之铭词：

河东右族，蕃衍绍绩，代功世祿，昌而炽兮。  
乃生永嘉，剖符承家，实而不华，谕于义兮。  
二邦静謐，礼之善物，朱幡赤芻，亦为贵兮。  
有齐永年，作伻仁贤，佩玉枪然，四德备兮。  
天汉之尊，平王之孙，烂其盈门，恭祀事兮。  
返彼玄壤，少陵之上，终古凄怆，金石识兮。<sup>②</sup>

一碑一志，异曲同工，足见此种韵式颇为权德舆所重视。权德舆甚至有点偏爱这种韵式，其《岭南节度使徐申墓志》之铭词，

①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149。

② 《文苑英华》，卷924，页4868。

可以看作是这种韵式的变体。其词云：

噫徐公！

有质有文，有义有仁。名声章明，迈群伦兮。

噫徐公！

不伎不求，不缙不磷。赞佐四征，畅嘉闻兮。

公之牧人，

于韶于景，于邕于广，朱轡照路，利攸往兮。

公之爱人，

以清以静，以惠以养，流庸集附，如景响兮。

如何不侗，奄忽鞠凶，著龟之同，天地之中。

吁嗟乎徐公！<sup>①</sup>

这篇铭词前四章开头都有一个领起句，其结构功能类似叠句，故笔者将其单列，余下每四行为一章。头两章之韵式为 abcd,ebcd，八行之内，三韵交叉；三四两章之韵式为 abcd,abcd，八行之内，四韵交叉；总之，这两者都是比较繁杂的交韵形式。第五章则是句句押韵，为四句随韵式。

唐代碑志铭词中有不少是以三句一章的，其韵式也有多种变化。同样在权德舆的作品中，就有《尚书左仆射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神道碑》（以下简称《董晋神道碑》）一篇，其铭词云：

后王财成，隼义昭明，以建皇极。

甫申居内，方邵理外，周邦是式。

于惟陇西，求福不回，文武宣力。

调和公餗，整训长毂，柔惠且直。

胶西章章，道可佐王，屈相下国。

绵代储庆，至公而盛，位实配德。

孑孑干旃，昔往浚都，俗既纾息。

翻翻素旗，今旋洛师，人用凄恻。

惟是壤树，资于四布，万安之侧。

<sup>①</sup> 《文苑英华》，卷 939，页 4938。